

社会主义劳动在 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費多罗娃著

工人出版社

社会主义劳动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苏联〕费多罗娃 著

岷 英、宝 琛 译
寿 慈、受 君 译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7,000字 印张：6 12/16 印数：1—15,500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07·118

定价：（7）0.70元

А. Т. ФЕДОРОВА
РОЛ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МАСС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1

致中國讀者

親愛的朋友們！

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歐亞各國人民的實踐，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一真理：所有國家必然地都要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發展的一般規律性是與各個國家的特點相結合的。列寧教導說：“革命的基本原則必須適應於各個國家的特點。”^①

中國共產黨對於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特歷史條件作出了創造性地加以估計的范例。

因此，在各國人民之間交流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是有其客觀理由的。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向中國人民提出一項具有國家意義的任務：研究和利用蘇聯人民在建成社會主義方面的經驗。蘇聯人民決定把自己的經驗介紹給偉大的中國人民并向中國人民學習。蘇維埃人極其關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們為中國人民的熱愛勞動、團結一致和英勇精神而歡欣鼓舞。

可以想像，中國讀者對於勞動在群眾共產主義教育中的作用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對這一問題的見解、以及蘇聯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2卷，第441頁。

在这方面的經驗，一定極感兴趣。

献給中国讀者的这本书——“社会主义劳动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是作者試圖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来总结苏联人民的劳动經驗和闡明作为劳动群众共产主义教育因素的社会主义劳动。

这本书的俄文本已經出版很久了。現在，城乡間的对立和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間的对立問題，有了新的提法。社会主义消灭了它們之間的对立性，但是重大的差別还存在着。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以消灭城乡間和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間的重大差別为前提的。

在这一期間，苏联人民在执行發展苏联国民經济的第五个五年計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积累了許多新的劳动經驗。城乡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發掘了新的强大的生产潛力，有了許多新的創造性的表現。

苏联人民热情奋發地迎接了苏共中央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六个五年計劃的指示。長足的技术进步，整个国民經济向更高阶段的發展，劳动生产率的增長，劳动人民物質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切使得劳动的性質有了重大的改变，并将更加提高劳动在共产主义教育事業中的作用。

作者深感荣幸的是能够向中国讀者介紹我国的工作經驗，能够在巩固偉大的中苏兩國人民的友誼方面作出一些貢獻。

作者 費多罗娃

1956年1月

目 录

序 言	1
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教育学关于劳动的 教育意义的理論	8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劳动在人的發展和 教育中的作用的理論	24
社会主义劳动及其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54
社会主义劳动在从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时期中的教育意义	155
結束語	206

序 言

苏联共产党(布)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的事業中，对于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一貫予以極大的重視，它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經常性的基本任务之一。

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報告中所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發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到消灭剝削階級为止)，我們国家的各个机关为建成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和以社会主义精神重新教育劳动群众而进行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並沒有得到巨大的發展。而在我国發展的第二个阶段(从消灭城乡資产階級分子到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苏联宪法为止)，这个职能才获得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①

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列宁斯大林党和苏維埃国家要指导苏联人民建設共产主义，創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所必需的物質和精神前提；苏联人民的高度的共产主义覺悟，是正确而順利地完成列宁斯大林党向他們

① 見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9頁。

所提出的任务的絕不可少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說：“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門中，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結果也愈有效力；反过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为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們也就愈易蜕化变节……。可以大胆地說：如果我們能把我們所有各工作部門中的干部人員在思想上造就到这样的程度，在政治上把他們鍛煉到这样的程度，使得他們能够随时認清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如果我們能把他們造成十分成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使得他們能够解决国家領導問題而不犯什么严重錯誤，那末我們就有一切根据，認為我們所有的問題十分之九都已經解决了。”^①因此，任务就在于帮助我們的干部，帮助苏联人民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發展的規律的科学，关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胜利的科学，关于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②

所以，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从我們的内部任务看来，現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教育問題上，轉移到了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上，轉移到了消灭那些仍然存在劳动人民意識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任务上。”^③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決議中，也曾指出对苏联人民进

① 見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80頁。

② 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頁。

③ 見“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速記报告”（俄文版），第4頁。

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决定性意义。在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所作报告的決議中这样写道：“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偉大任务，是与工人、农民和苏維埃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个计划的完成，首先有賴于我們共产党員和非党布尔什維克的領導者，特別有賴于我們善于去組織劳动和开展对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教育。”^①

社会主义劳动是社会的物質基础，是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手段。共产主义教育的过程，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苏維埃經濟制度和生产資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礎上实现的。与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上層建筑——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等社会思想以及适应于这些思想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作为苏联人民的領袖、导师、鼓舞者和組織者的共产党指导下进行一切活动的苏維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系統中的各种文化教育机关，——在共产主义教育中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和發展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覺悟，因为“国家的强盛决定于群众的覺悟程度。国家的强盛只有在群众明白了一切，对一切都能加以判断，并且自觉地对待一切的时候，才能达到。”^②

因此，愈是積極地对我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义殘余，把苏維埃人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覺悟提高到新的、更高的程度，我們就愈能順利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因为共产主义教育可以“加强我們的思想准备和一切能力，为爭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和新的战斗”。^③

① 見“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速記报告”(俄文版)，第666頁。

② 見“列宁全集”第26卷，第4版(俄文版)，第231頁。

③ 見“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速記报告”(俄文版)，第215頁。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共產主義教育，其目的是教育能夠勝任共產主義建設事業的新一代人，因此，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應當服從於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全體蘇聯人民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為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的現階段中所面臨的任務。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黨曾經教育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去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教育群眾全力鞏固工人階級的專政，為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及徹底消滅階級而鬥爭，教育群眾對各種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以各民族友愛的精神和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蘇聯人民，加強蘇維埃社會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團結；黨和蘇維埃國家以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教育蘇聯人民，發揚群眾的主動創造精神和勞動熱忱，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教導蘇聯人民愛護和擴大社會主義的財產，厲行節約，加強社會主義紀律，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鬥爭。

因此，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教育的任務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分開，黨一貫地特別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在勞動過程中和在與前進道路上的困難作鬥爭中對幹部進行教育。斯大林同志說：“……學校還只是一個預備階段。幹部的真正鍛煉，是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和困難作鬥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取得的。”^①

共產主義教育不只限於在學校中教育兒童。它的任務要比

^① 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38頁。

这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并改造千百万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經驗、不同見解、不同習慣的成年人。因此，它所指的是对全体苏联人民的教育，是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設者所必须具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觀和現代的知識来武裝他們。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如果沒有教育和訓練，是不可設想的。列宁曾經指出：“只有用人类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腦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

使群众具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觀是必要的思想基础，沒有它就不可能以共产主义道德和苏維埃爱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就不可能培养意志、性格和一切共产主义建設者所必需的品質。

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最主要任务，就是以苏維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加强各民族的友誼的精神来教育全体劳动人民。苏維埃爱国主义，正如偉大的衛國战争和各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經驗所显然証明的，它是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和劳动中建立功勋的强大的源泉。苏維埃爱国主义在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鼓舞着劳动人民，它把各民族的民族傳統和我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的切身利益協調地結合起来。苏維埃爱国主义与無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它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国家虛無主义、世界主义的表現，以及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节的表現，都是不可調和的。所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我們对这些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極卑鄙的資本主义殘余进行經常的、不可調和的斗争。

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教育人們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去

^① 見“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3頁。

对待劳动、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纪律。这要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苏维埃人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过程中，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便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公共财产，保护它，并以自己的劳动使它增加起来。

党和苏维埃国家广泛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利用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劳动来进行教育，把它作为形成群众的共产主义意识的强大因素。

社会主义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强迫劳动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不受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所以我们在谈到劳动的教育作用时，应该经常记住，劳动永远是在历史上的一定社会形态中和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进行的。社会意识的改变与发展，归根到底是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与发展。党和苏维埃国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参加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对广大的劳动群众阶层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这本书要向读者们说明，正确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劳动能够教育人们一些什么品质，并且确实教育了一些什么品质；我们能够和应当不仅仅利用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来创造为实现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所必需的物资资料，而且要利用它作为对苏联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际学校。

社会主义劳动不仅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且也准备必要的精神前提。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中发展新的品质——对待劳动和对待社会主义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形成共产主义的意识。他们将具体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变成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习惯。

社会主义劳动在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它将具有更高度的技术装备和更高的生产率，旧的劳动分工的残余将逐渐消灭。这些变化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劳动的教育意义进一步加强起来。

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和教育學關於 勞動的教育意義的理論

關於勞動的教育意義這一思想，在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和教育學中就已經被許多人提出來了，如托馬斯·莫爾、康帕內拉、盧梭、彼斯塔洛齊、拉吉舍夫、傅立葉、歐文、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烏申斯基和其他許多先進思想家。

但是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和教育學，由於它們的階級限制和對社會現象的唯心主義觀點，因而不可能揭示人們、階級和群眾思想意識改變的真實原因，並提出真正科學的教育理論。

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家和教育學家不能夠揭示和科學地論證勞動對人的發展和教育的意義，他們甚至無法了解勞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以及它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的歷史性質。

儘管如此，我們從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者托馬斯·莫爾(1478—1535)和康帕內拉(1568—1639)那里已經可以見到關於勞動對人的教育意義的個別論述。

他們在自己的烏托邦學說中，預言了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人將受到諧調的教育：他將同樣地從事於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勞動將成為自由公民的首要生活條件，也就是說它將成為人的自然的切身需要。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者雖然發展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的勞動教育的思想，但是他

們并不知道他們所預期的未來社會的真正發展道路。甚至在他們的概念中，對於勞動教育本身的理解，也只是從中世紀手工業的特點和條件出發的。

關於勞動在教育中的作用這一思想，通過策動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國啓蒙學派，主要是通過盧梭（1712—1778），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盧梭從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出發——根據這種觀點，社會的發展決定於思想、知識和見解的發展，——指出教育應當是通向平等和消滅特權的道路，不是要教育主人或奴隸，而是要教育人，應當教育人們尊重和熱愛勞動與勞動者。盧梭在他的著作“愛彌兒或論教育”中寫道，作為教育工具的勞動，不應當生產奢侈品，而應當生產對大眾有益的東西；勞動應當與人格完全相一致，並且應當適合於性別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勞動不應當是使人變得愚鈍的活動，而應當是使智慧能夠積極發揮作用的活動。盧梭力圖使受教育者能像農民一樣地勞動，像哲學家一樣地思考。^① 根據盧梭的說法，手工勞動能使人更好地接近自然狀態。盧梭關於勞動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的觀點，在他那個時代說是進步的。但是盧梭的教育理論帶有小資產階級局限性的痕迹，帶有溫情主義和將宗法式的農村生活理想化的痕迹。

彼斯塔洛齊（1746—1827）和盧梭一樣，也是從啓蒙學派關於社會發展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幻想用啓發和教育貧苦人民的方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他的啓蒙學派的觀點還沒有認識到以革命方式來改造社會的必要性，因而僅具有文化慈善事業的性質而已。彼斯塔洛齊的教育目的是抽象的：他要求獲得

① 見盧梭“愛彌兒或論教育”，1911年第2版（俄文版），第282頁。

“真正的人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劳动教育。而且他认为劳动乃是物质独立性的来源，乃是构成儿童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条件。根据彼斯塔洛济的主张，学校教育中主要的劳动应当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他想使教育和训练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彼斯塔洛济认为这种结合对于儿童的教育会产生良好的影响，他写道：“我根据经验证明，那些精神上备受压抑的儿童，由于无事可做、由于贫穷的生活变得苍白而又虚弱，当这些儿童参加了对他们说来不大习惯，但是正规的劳动之后，他们很快地就变得情绪饱满，身体也显著地发育了，其唯一的道理，就是由于改变了生活条件和消除了刺激情绪的因素。我相信这些儿童很快地就会脱离他们贫穷的黑暗的深渊，成为具有人性、信任和友谊感情的人；我相信仁爱的态度可以唤起最堕落的人的灵魂；我曾看见一个不幸的被抛棄了的孩子，当他经历了残酷的生活折磨之后，有人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援助的手，那时他的眼睛里是如何闪烁着感激和惊喜的光辉。我相信，生活在贫困深渊里的儿童的这种感受，对于他的道德观念和今后的发展，会有决定性的影响。”^①

但是彼斯塔洛济是从局限的阶级立场，从等级制度的教育原则出发来发挥自己的劳动教育观点。根据他的意见，劳动教育只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有必要，这是对他们那种彷彿是“注定”了的命运所作的准备。这种资产阶级的成见就是彼斯塔洛济理论的出发点，这种成见阻碍了他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劳动教育的问题。

① 見彼斯塔洛济“教育学论文选辑”，苏联国家教育书籍出版社 1939 年版（俄文版），第 19 页。

卓越的俄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烏申斯基(1824—1870)比盧梭和彼斯塔洛齊較進一步地解决了关于劳动在人类教育中的作用問題。他把劳动当作人們进行道德教育和智力教育的基础，認為它具有極大的意义。

烏申斯基深信，自由的創造性的劳动乃是人类教育和發展的必要条件。他在歌頌自由的劳动时写道：“只有当人們認識到了劳动的必要性，自动地去从事劳动时，劳动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劳动，破坏着那种进行劳动的人，或者——說得更确切些——作工的人的个性。”①

烏申斯基認為：“劳动是由人作用于自然界，但它反过来对人所發生的作用却不仅是滿足他的需要和扩大这种需要的范围，并且还影响他本身的、內部的、个人所固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他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無關。”② 按照他的說法，尽管劳动是十分繁重(在农奴制度的条件下)，但是它使农民比那些不了解劳动的良好影响的寄生階級更为高尚。关于这点烏申斯基写道：“瞧瞧农民穿着破爛的灰衣裳，用他污穢的手擦着自己疲劳的面孔上的汗水；他在雨里扛着沉重的木犁，从一大早起就踏着草鞋在水湿的田野里工作；他渾身透湿，臉上的热汗和秋天的冷雨流在一起，兩手疲憊地低垂着；他惨淡，陰郁，滿臉皺紋，这些皺紋与其說像时光掠过的輕影，倒不如說像他的木犁在田里划出的犁溝，他滿身泥污，汗流浹背。但是当你看看他的面容，看看他疲憊的深沉的眼睛，你便可以从这里面發現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在那种身着絛皮衣服，在櫃台旁踱来踱去的老板的白嫩的，像克里

① 見烏申斯基“教育論文选集”，1945年版(俄文版)，第91頁。

② 同上書，第90頁。